

心窗
片羽

踮起脚尖的错误

□朱朱

看过很多心理学的书,《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算是一部成年人的童话。蛤蟆先生有个严厉的父亲和压抑的母亲,他从未感受到爱与温暖,虽如此,仍旧接受父母的安排去学拉丁语,并继承家业,人生的每一步都由别人来决定。长大成人后,原生家庭的伤让蛤蟆先生形成了自卑敏感的性格,他绞尽脑汁地经营着父亲留下来的蛤蟆庄园,然而大家总拿父辈的辉煌说事,丝毫不在意他的付出。为了得到认可,他努力取悦他们,可换来的却是横加指责。为了看起来合群,他甚至佯装成热情的嬉皮士,可牺牲了自己也未能换来他人的好感。深陷生活的窘境,蛤蟆先生试图买醉消愁,可结果却令他跌入更深的泥淖。他的朋友河鼠、鼹鼠,还有獾子大哥都非常担心,于是帮他联系了苍鹭医生。在心理医生苍鹭的引导下,蛤蟆先生把原生家庭带给自己的影响以及自己多年来的忧郁烦恼一股脑地倾诉出来。每一次的沟通交流都能让蛤蟆先生看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从而纠正自己的思想和态度,蛤蟆先生渐渐快乐起来了。

蛤蟆先生一共做了10次咨询,最后一次见苍鹭医生,蛤蟆先生给自己的情绪打9分,他说尽管自己已经很开心了,但还是留1分,希望自己的未来越来越好。故事的最后,他重新换一个视角看待问题,觉得一切都变了,原来所有的不快乐都源于自己的态度。

很多人觉得蛤蟆先生对成长的回顾和反省就是故事的精妙。但其实原先形成的视角也是社会化的产物,人们好像也从未想过要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从前听过这样一种说法,人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一切,走向社会后被一一推翻,重建一个新的体系。游刃有余的人会在两者之间自由切换,最终达成和谐适用的统一;拧巴的人会走向两个极端,一种类似于书呆子,沉浸在原来的世界里无法自拔,另一种完全成了利益的躯壳,仿佛是动物。

可是,假如没有心理医生的存在,人怎样去纠正自己呢?仔细想想,每个人所被教诲的很多道理都是一种束缚,让你踮起脚尖去达到别人的要求,这种要求只是看上去正确而已。当我们形成了习惯去反省的时候,总会因为太用力而自伤。比如很多人每晚睡前总结想扇耳光,或是仍旧相信没有在黑夜里痛哭的人不足以聊人生,或是想为偶尔的失误纠结得不得了。其实,生活不必那么用力,人生的热量不在此时就在彼时。越是害怕与这个世界发生对抗,就越是无所适从,越是无所适从便越活得疲惫不堪。

为什么很多真正适用的道理不会在最初的时候讲明白,因为这样,听话的蛤蟆先生们才最容易被操控,这样才省力。可惜没有人会在每一个蛤蟆孩子跟前说个清楚,人生不必太用力,也不用太听话,自己的人生自己看着办,太过盲从踮起脚尖的观望,也许只是个误会。



停留春夏

任惠均

芒种

□毛文文

这时节,故乡江南
多么水灵,梅子黄了
水蜜桃熟了,秧苗青青
山冈上的麦田被收割机定位了
在最后时光里集体朗诵蓝天
此时摄影人的咔嚓声

也和麦粒一样饱满、圆润

走进还没倒伏的麦地
我曾多次梦想在这里居住
隐去我的姓氏、性别、村庄
感觉自己就是地里的稗子或麦穗

在六月芒种,丰收的喜气
和着热汗,在初夏杯口
一饮而尽。醒来时
踩着麦粒铺成的金黄地毯
悄悄打几个滚
一口气,再割几垄地

紫琅
诗会

地铁口的卖花人

□明前茶

每到初夏,自带小马扎的老婆婆坐在地铁口卖花已经至少是第十个年头了,现在,她看上去起码有70岁了,行动慢慢迟缓,膝关节看起来也不太好,每次从小马扎上站起身来,都要用拳头撑一下地。每年的雨季,她都会在这里卖一个多月的花,栀子花一把一把理好了,扎紧,放在竹篮里,而成双成对的白兰花以及茉莉花被串成小挂件,放在一个搪瓷盘子里,上面盖着一块潮湿的白手帕。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喷壶,不时为花喷点水,白色花朵的清香就在湿润的空气中点开了涟漪。

老太太卖花很有意思,白兰花是7块钱3对,2块5买一对不可以,5块钱买2对也不可以,栀子花也是如此,一定要10块钱买3把。停下买花的女子企图说服她:谁的办公室有这么多花瓶,谁有这么多襟前的衣扣可以挂花?您真是一个死脑筋,能拆分开来卖,利润还高些。

老太太不急不恼,微笑着说:“姑娘,你可以分给周围的人,茶水间里第一个遇见的女同事,或者中午拼饭的好姐妹。”买花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这会儿被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唤作“姑娘”,心里被熨烫得热乎乎的,不过,还是伶牙俐齿地反驳说:“每天早上我在茶水间里第一个遇见的,都是打扫卫生的清洁工阿姨。”老太太继续微笑:“那就送给她,不要小看清洁工。你看过法国电影《优雅的刺猬》吗?里面有一个女主人公,职业是高级公寓的门窗,除了掌管住户的备用钥匙和信件外,她就是公寓的清洁工,主要工作就是擦拭所有的公共部位的门窗、拖地、运送垃圾,可就是这个看上去又胖又邋遢的勒妮,居然有一个书房,最大的

爱好是读托尔斯泰。”

老太太的话令买花人惊讶起来,她没有想到,一个做小本生意的年长女性,居然还看过这么高深的电影。

5月底,雨季开始了,初夏的白色花朵在绵密纷繁的雨中迅速孕蕾,开始上市。每隔一两天我都会在老太太那里买一次花。老太太会细心嘱咐你如何保鲜花朵:白兰花和茉莉花是挂在胸前的,午睡前要把它拿下来放在一个小碟子上,喷上凉水,这样花朵就不会那么快由白变黄。栀子花拿到办公室以后,要插放在一个矮胖的花瓶里或大口的茶杯里,去掉大部分叶子,让水浸到花朵下面不到一厘米的地方,深水醒花,这样就不会出现花儿耷拉的问题。

老太太说她有退休金,子女多次劝阻她不要出来卖花,可是,她亲手带大的孙子已经升入寄宿高中,儿子儿媳也越来越忙。丈夫病故后,老太太满屋的书都看了很多遍,连平台上的好电影,英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阿根廷语的,只要下面有中文字幕,她都看了好多遍。老太太从前是知识分子,实在不能忍受广场舞的喧嚣,而寂寞的她又渴望与人说话。卖花,就是守着跟人说话的可能性。

顾客稀疏的时候,老太太会自己用铅丝和老虎钳,一对一对地将白兰花串起。她还说,栀子花直爽率真、泼辣明亮,香得掸都掸不开,它的香味是女高音,茉莉花是女中音,而白兰花就是女低音了。她坐在小马扎上,就像坐在一部香气的交响乐中。白的花,绿的叶,一路走来的街道都浓荫密布,青石板人行道被雨水洗刷得透亮。这一个月,与那些买花的文静女子打交

道,是她心情最愉悦的时刻。

她规定,买花必须3串或3把起步,似乎是想治愈某些社恐症患者。我也好,我的同事也好,因为买花,竟开始与天天见面的陌生人打起了交道——总是一板一眼的财务,总是一口浓重乡音的清洁工,总是对舞蹈学员不满意的、外聘来的辅导班教师,她们之前只是我们生命里无关紧要的过客,而今,因为随手赠送的花朵,我能感觉到我们从前干燥刻板的关系变得湿润、柔软起来。

老太太的花一般到中午就卖光了,偶尔也会在下班时遇见她,不能过夜的白色花朵已经开始降价,不过,栀子花10块钱5把、白兰花7块钱4对的格局依旧没有改变。

一个姑娘停下来买花,嫌10块钱买的花太多了。老太太就说,你可以送给妈妈。没想到,女子倒了一肚子苦水,说今年过年时,妈妈要了她的年终奖给了弟弟娶媳妇,被她严词拒绝了。她说她当然可以帮弟弟,但不能这样被胁迫,“我妈偏心偏到胳膊窝里去了。”为此,母女俩竟然有小半年未见。女子照常给母亲发红包,也让跑腿小哥送去生日礼物,但她再也迈不开回娘家的步子,因为当时摔门而去,她心里满涨着愧疚、委屈与不安。老太太淡淡地说:“送花给妈妈,你就可以自然地回家了。告诉妈妈,自己家的小花瓶插不下。送完花,喝杯茶,你就走,留个台阶让妈妈下。”老太太解下胸前纽扣上的最后一对白兰花,送给姑娘,说:“你们母女俩都很倔,回家后要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好好享受茶的香气、花的香气。等你走时,把这对花放在妈妈的床头柜的台灯座上,它一定会帮你的。”

玉兰
一瓣